

穿越志

4yl.net
四月天

LOIMENG QIANNIAN

小白龟的猫◎著

梦回隋唐

橙色纯爱小说系列

绮梦千年

珠海出版社

绮梦千年

[QIMENG QIANNIAN] 小白龟的猫◎著

梦回隋唐

橙色纯爱小说系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绮梦千年 / 小白龟的猫 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1

(橙色纯爱小说系列 / 西西里红橙主编)

ISBN 978-7-80689-860-4

I. 绮…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5544 号

橙色纯爱小说系列之绮梦千年

主 编: 西西里红橙

策 划: 杜 秋

作 者: 小白龟的猫

责任编辑: 潘杜鹃

封面设计: 王 涛

整合推广: 悦读时代

绮梦千年

(小白龟的猫)著

珠海出版社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新华书店经销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710 × 1000 毫米 1/16 开本 60 印张 640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89-860-4

定价: 88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绮梦千年

[QIMENG QIANNIAN] 小白龟的猫◎著

梦回隋唐

橙色纯爱小说系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绮梦千年 / 小白龟的猫 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1

(橙色纯爱小说系列 / 西西里红橙主编)

ISBN 978-7-80689-860-4

I. 绮…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5544 号

橙色纯爱小说系列之绮梦千年

主 编: 西西里红橙

策 划: 杜 秋

作 者: 小白龟的猫

责任编辑: 潘杜鹃

封面设计: 王 涛

整合推广: 悦读时代

绮梦千年

(小白龟的猫)著

珠海出版社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新华书店经销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710 × 1000 毫米 1/16 开本 60 印张 640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89-860-4

定价: 88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大业十一年，初夏时节，雁门。

“救兵来了，救兵来了！”一个小黄门用他那尖细刺耳的变异嗓音，在行宫内院里宣扬着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救兵终于来了。被突然袭来的突厥人围困在雁门十几天了，隋炀帝杨广终于等到了他期盼已久的救驾神兵。只是如今的他还未曾想到，这前来救驾的人也是将来覆灭他千秋大业的那个人。命运往往就是这么玄妙异常，捉摸不定。

不过，这个皇帝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及时行乐，从不深谋远虑，考虑什么将来这种事。他这样恣情畅意的个性在现代倒也算得上积极乐观主义者。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对这个在历史上备受批判的败家皇帝并没有太多的厌恶。杨广这个人，就做皇帝而言，确实是一无是处，除了败家还是败家。但若撇开他的帝王身份，倒也不失为一个极富生活情趣、艺术气质的男人。

他善词能歌工曲，对艺术有独特的鉴赏力，而且富有创造力和想像力。另外此君沉溺女色，是个惯在脂粉堆里打滚的人物，鉴于他高超的欣赏品位和独到眼光，对当朝的女性服装和化妆打扮潮流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以现在的目光来看，他绝对算得上那个时代的娱乐圈顶尖领头人物。

这样一个男人，年纪轻轻，长得也端正清秀，在的大好年华就荣登大宝。真是应了人不风流枉少年的古语。若是放在现代，他绝对是个炙手可热的风流情种。

群美环绕，恣情畅意，这种随心所欲的逍遥生活，就算是只能过这短短数载，只怕也有许多人愿意拿一生去替换。

所以，在我看来，杨广这人，过得还是不赖的。

当然，他死到临头还能过几年快活日子，一物换一物，也算是不短了他。可就旁人而言，是断没有必要陪着他一起亡国亡命的。

我这样一个小到微末的旁人，自然是一百二十分地思量着自己的未来出路。

人在乱世，只有站对了立场，方才能苟存性命。

听到救兵来到，突厥大军仓皇溃败而去的消息，我的姐姐，也是杨广的张美人，早已经摆上香案，不住地磕头祷告还愿。

“四儿，你快过来。和我一起叩谢神明眷顾保佑。陛下洪福齐天，圣兵天将及时赶到，那些蛮人不敌而退。陛下千秋大业得保，我们这些小女子的性命也得以留存。”姐姐朝我招招手，示意我同她一起叩拜。

我哑然失笑。

若是姐姐知道来救驾的那些圣兵天将就是将来杀死杨广夺取天下千秋的人，姐姐还会像现在这样高兴吗？

当然，这种事情我又如何能对她说。

在她眼里，我只不过是个年方十一的黄口小儿，哪里懂得什么天下，什么大业。

“快来快来。”姐姐又催了一次。她身边的侍女上来扯我。

我无奈只得起身，小步跑到她身边，一同跪了，俯首就叩。

“你这孩子，自那次落水后，就变得傻乎乎起来。时常呆坐着不响，也不知道你在看什么想什么。”见我这没规矩矩傻呆呆叩头模样，姐姐轻叹一口气，扶起我低低地说。

“头时常有些晕，身子也乏，不大想动弹。”我低着头小声地回答。

“姐姐知道你尚未完全恢复。你这病得好好的养，不然恐要落下病根。趁如今蛮人已退，陛下必然心情大好，我去讨些神丹妙药来给你吃。”她拉着我的手，一起坐到黄梨木雕莲花小几边坐下，关切地抚着我的手。

我不语。

吃药？这些日子我吃的药还算少吗？而且就算吃再多的药，也不能把我变回那天真烂漫的四儿去了。那个真正的四儿，早已经被杨广失手撞下水池溺水而亡，如今顶着这身子的，已经是我这个年过二十八的老女人了。

人生最是无常，任你怎么算计，怎么预料，怎么猜测也绝不能猜到半分。

剪下那条错误的黑色线的时候，我脑子里电闪雷鸣而过，短短二十八年的人生就在这转瞬之间来回回重播了一遍。纵然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多遗憾和未完之事，但天命已尽，我也只能长叹一声，无奈接受。

想想自己总算也是个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之人。这一剪下去，虽然尸骨无存，倒也能风光光披着国旗入葬，接下来必然还有些追认的光荣称号。虽不能名留青史，但也能照耀一时。只可惜我的老父老母，中年得了我这么个膝下承欢惹事的小女儿，千般宠爱，万般期盼，最终却镜花水月一场空，何等的无奈，心酸，不舍，悲痛。

所幸还有大哥二姐，宽慰二老。

我料定自己这一去总是十八年后再成一好汉，哪里料得不用等那么长时间，才不过一个回笼觉，我就已经十一岁了。

更玄妙的是，时间并未朝前流动，反而一退千年。

我这算是穿越时空呢？还算是借尸还魂？

无论是哪一桩，对我这种受唯物辩证法教育长大的人来讲，都是难以置信的。

只是事到如今，不接受也只能接受。

我这身体的姐姐，是隋朝皇宫里的美人，姓张，闺名宝儿。而我则是她唯一的亲人，小妹妹四儿。

这四儿算是倒霉透顶，碰上这么个贪杯冒失的姐夫，一撞就撞掉了她的小命。一条无声无息的小女孩的命，在这隋朝皇帝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反正没人会去追究杨广的过

失，倒是倘若这一撞之中杨广有甚不适，反要追究起这可怜小姑娘的罪过来。死也未必能得清静。好在我也算是幸运的，这张美人还算颇得宠幸，这一撞，杨广看在美人的面子上，倒是主动认错，尽心弥补。

用药，照顾，俱是上心的，好歹将我扯活过来。

我其实早已经好得七七八八的了，这身体除了年纪当真够小，用起来束手束脚之外也没其他排异反应。

我只是一想到杨广的将来，一想到必然要来的改朝换代，一想到自己在这乱世究竟要如何自处，就不由一个头两个大，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装十龄小儿的天真烂漫。

“四儿，你怎不说话，是头又晕了吗？”姐姐见我无语，忙伸手抚摸我的额头。

“有一点。”我顺她的话点了点头。

“那快去歇着吧。”姐姐示意侍女带我去内室休息。

我正要起身，外面突然急匆匆走来一个小黄门。

“张美人接旨——”小黄门尖着嗓子说道。

我们一千人急忙俯身叩拜。

“陛下有口逾，晚上大宴退敌功臣，着娘娘陪席。”

“臣妾领旨谢恩。叩谢陛下万岁圣恩。”

“娘娘请起。”小黄门急忙曲膝扶起姐姐。

“陛下晚上宴情哪位功臣将领？”姐姐问他。

“宴的是屯卫将军云定兴一千人等。”

“陪宴的还有谁人？”

“除了娘娘您，还有众夫人和王美人、薛贵人等。”

“哦，我知道了。怜儿，打公公赏。”

“是。”侍女立刻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碎银打赏给小黄门。

“谢娘娘赏。”那小黄门接了赏便千恩万谢地离去。

“四儿，你去歇了吧。姐姐我得准备晚上的宴席，不能陪你了。就让怜儿照顾着你吧，有什么事，你吩咐她就是了。”姐姐示意怜儿带我进去。

我很听话地照办了。

二

月色烂漫，微微而朦胧的薄光穿过雕刻玲珑的窗棂，徐徐地撒落床前。

我倚着软枕，轻卷薄被，漫不经心地看着这未圆的半月，心绪万千。

雁门之困因李世民的到来彻底解决了，想来这算得上是这位未来秦王的第一次亮相，干得漂亮而干脆，非同凡响。

其实他带的兵远不如突厥多，真刀真枪硬碰硬未必是对手。不过这一仗是心理仗，李世民带着区区几万人马大张旗鼓，一边吆喝一边摇旗，大摇大摆地杀来，好似来了隋朝十几万大军，生生把突厥人给吓回老家去了。这份见识，这份胆量，也确实担得起未来的千秋大业。

十六岁的少年，一战成名，该是何等的潇洒风流。

美死他吧。

对我这等早窥天机的小人物来讲，如果能在未来的秦王殿下尚未发迹的情况下和他攀上点交情，自然是上上之选。但问题是，怎么攀呢？总不能让我跑到他面前对他歌功颂德一番，而后要求签名合影留念？

而且，目前的形势对他这个李姓儿郎来讲可不容乐观。未来的炀帝如今的皇帝杨广原本就对他老爹李渊印象不佳，时时刻刻想找个名目治办了他。况且现在李家兵也算不得强，马也算不得壮，钱也算不得多，离举事造反还尚有距离。举朝上下看好他们家的几乎没有。

更何况我只是一个后宫美人的小妹妹，名不见经传的微末人物，又哪来的名目和这样的风流少将攀关系。

就算我有心有意上前巴结，只怕人家也嫌我别有用心。

难难难，实在太难。

在我的记忆里，雁门之战没几年，隋朝就覆灭了。要打基础搞关系，就得趁眼前。再难也得想想办法。要是继续在这后宫里混，那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倒不怕李渊父子几个打来，他们李家虽算不上多慈善的人，但好歹还讲点文明，不至于在女流之辈居住之所乱来。怕的是在李家父子来之前那些乱兵流寇，这些活土匪活强盗可不好惹。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姐姐回来了。我并不下床，只依然懒懒躺着。

“娘娘请梳洗。”怜儿端着水盆立刻上前去伺候。

哐当一声大响。

怎么了？

我微微探出身。

接着是姐姐重重地跌坐在矮榻前，抽泣不断。

出什么事了？我心想。

“娘娘您别哭了，这已经是没办法的事了。”一同随去的沁儿小声而谨慎地劝慰着姐姐。

我起身下床，撩开重重的纱幔，迈步走出内室。

只见姐姐伏在矮几上，哭得柔肩一耸一耸的。旁边跪着不知所措的怜儿，五色瓷盆翻倒在地，一大摊水漫在地上，把裙角都浸湿了。

沁儿束手立在一边，低着头不语。

“姐姐怎么哭了起来？”我跑过去抱住姐姐的膝盖，依偎上前。

姐姐不答，只是用罗袖半掩着粉面，嚤嚤哭泣。

我转头看向沁儿。

沁儿也不答，愁容锁眉，长叹一声。我招呼着怜儿把水盆端走，又拿着布擦拭地上的水渍。

“怎么笑吟吟出去，哭涕涕回来？难道是别的夫人美人又欺负姐姐了？”我不解起来。

姐姐她容貌素是出众的，但不善交易巴结。与别的夫人美人关系很是一般，受排挤欺负也不算稀罕事。前些时候就被争风吃醋的薛夫人刺过几句，也被善妒贤嫉美的萧后使过绊子，姐姐哭泣也是有的。只这次似又不同往日。

“姐姐，若是又因陛下宠爱而得罪了别的夫人美人，哭泣也是不顶事的。”我伸手去拉她

的罗袖，小声说道。

姐姐放下袖子，任我拉着她的手，月白色的罗袖上斑斑泪痕，精心装扮的粉面花了大半，泪莹莹的黑眸净是哀愁。

“陛下，他……”话才开了头，她便又是喉咙一哽，大颗大颗的泪珠扑扑地砸了下来。

杨广咋的她了？我看着姐姐，越发不解。

“他不要我了！”一边哽咽一边流泪，姐姐说完就闭上眼，双唇颤抖不停。

什么？杨广不要姐姐了？什么意思？是姐姐做错了什么吗？还是又被人暗算了？这不要了是什么意思？赶姐姐出宫？还是……赐死？

我心头一沉。

“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回事？”我抓着姐姐的手一紧，焦急地问。

“晚上陛下设宴为诸位前来救驾的有功将士论功行赏，娘娘奉旨陪席。结果，宴席之上，陛下竟然将娘娘……赏赐给了山西河东慰抚大使。”沁儿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说。

她才一说完，姐姐便一下伏倒在矮几上，嚎啕大哭起来。

“山西河东慰抚大使？这是哪里冒出来的？”我听得一个头两个大。

“我可怎么办？我可怎么办？陛下竟然对我这样恩断义绝，他竟然不要我了。”姐姐转过头来泪眼婆娑地看着我，说得凄苦无比。

“离开了陛下，我可怎么活？她们，一定是她们唆使陛下的。她们就是见不得陛下宠爱我。一定是她们。”

“我才不要去山西。那种穷乡僻壤，让我怎么生活。李渊又是什么人，谁知道长什么模样，脾气如何？家里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凶恶夫人，我若去了，岂不要被害死。况且陛下对我深情厚爱，我怎么舍得离开这有情人。”

姐姐自说自话，哭得越发厉害起来。

“娘娘你小声些，让别有用心的的人听去了不好。”沁儿急忙又劝。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横竖都被她们弄到这份上了。索性心一横，我今儿个就碰死在这儿了。生是陛下的人，死是陛下的鬼，绝不去做什么山西大使的小老婆去。”姐姐却不依她，照旧嚷嚷着。

等一下等一下，我寻思着刚才似乎听到什么重要的信息了？

对了，李渊。姐姐刚才说到李渊了。

“姐姐，那山西什么大使可是叫李渊？”我使劲一拉她的手，问道。

姐姐一怔。

“是他。”

“太好了！”我跳起来。

“好什么？”姐姐又是一怔，看着我一脸不解。

对哦对哦，不可冒失，不可冒失。

我急忙又蹲下伏在姐姐身边。

“姐姐不要怕，这李渊是个好人。”我说。

“好人？从何而知？”

我被问住，心里急忙转动，计上心来。

“雁门街头巷尾早就已经有传闻了。说这次大破突厥围困，靠的是一个年方十六的少

年将领。姐姐可知这个小将是谁？”

“是谁？”被我打了岔，姐姐停了哭泣。

“他叫李世民，正是那个李渊的二子。儿子这么有出息，老子定然也不差。正所谓虎父无犬子。而且，据说这李渊的原配夫人早就没了。姐姐不必怕受欺负。姐姐容貌出众，性情温顺，品德端正，必然能受到宠爱。”我急忙添油加醋地为李渊说好话。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正愁找不到机会和李家攀上关系，老天爷就这么善解人意地把我直接送进他们家去了。真是天助我也。

“可是，我与陛下恩爱情深，又怎么还能容得下那什么李渊。况且陛下是受奸人挑唆，他日醒悟，必然还是要召我回去的。”

“姐姐此言差矣。陛下乃是一国之君，说话一言九鼎。就算是受人挑唆，他日要反悔，可君言已出又岂能随便收回。况且李渊乃国之重臣，姐姐此去，也是为陛下分忧行孝。”我急忙添柴加火。

“可是，难道真要我去那山西？”

“姐姐。”我急忙紧握她的手。

“姐姐若真爱戴陛下，就应该尽心侍奉李渊，让他能尽心辅佐陛下，为君分忧。切不可小不忍则乱大谋，陷陛下于不义。”说完，我很是认真地看着姐姐。

单纯的姐姐已经完全被我这一翻呕心沥血，忠君爱国，慷慨激昂的话弄懵了。我自己都十分佩服自己这一番鬼话。为了将姐姐诳去李家，我说这些违心话那叫一个顺滑。

想想也觉得可笑，什么为杨广分忧，什么国之重臣，什么爱戴陛下，全是狗屁。

李渊是要造反的人，杨广又是个没心没肺的无情风流种，忠君爱国，恩爱情深，哪里来的鬼话哦。

不过，为了将来小命得保，为了将来的平安富贵生活，违心就违心吧。

现在姐姐是哭哭啼啼，将来杨广倒了，隋朝灭了，她就该庆幸自己被赏赐给了这个山西李渊了。

三

李渊这次救驾成功在我看来也算不得是有功，至多算无过。他本就是山西大使，这雁门就在山西，是他的地界。皇帝在这岔出了事，他不麻利地救驾谁救驾呢？

杨广是劫后重生，心情大好，不拿他问事反而论赏，是他运气。

不过也好，便宜了我。

杨广把姐姐当做礼物送给了李渊，估计按李世民的想法还不如送点金钱粮草马匹之类实际点的东西好。美女这种东西，行军打仗一点用处也没有，带着一路上不光要照顾还要浪费粮食。更何况还有一些买一送一的微末小人跟着一起蹭饭。

但皇帝给你，你能不收吗？就算千般不愿，万般不甘，他李世民也只能笑呵呵地替他老子磕头谢恩收下了，回头还得亲自护送回去。

我们这一千人等收拾收拾就这么和大部队一起回太原去了。

飞机不用想，就连火车站票也没有。就这么靠辆小马车，嘚嘚嘚一路把我们颠着朝太原前进。

我这人吧，前庭功能虽然算不上太好，想考飞行员宇航员是别想的。但至少出任务时开个车还是没问题的。

但目前我的交通工具是小马车，脚下的路况也不好，这一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一阵颠。我晕车了。

那个吐啊，姐姐点了两炉香也盖不住那酸味。

除了喝点水，我基本上是粒米未进，没胃口。

原先我对太原之行还是颇有兴致，还想仿效徐霞客，好好追古忆思一番。现在，能保住小命，活着到太原就不错了。

由于我们这一批人顶多只能算是贵重物品，虽然也要好好保护，却不需要尊重对待。所以，李渊的特别代表未来的千古帝王李世民间下压根没兴趣来看望看望。

刚上车时，我曾远远看过他一个背影，两只胳膊两条腿，看起来很普通，和寻常男人没什么不一样。

由于离得远，而且他还骑着马，也估计不出他的身高三围。

军队有军队的纪律和行动准则，所以不可能为了我小人物的晕车而放慢前进的速度。于是，就在我一日日的呕吐中，我们依然保持着不错的速度朝太原前进。

人果然是在逆境中成长。我一日一日地吐，一连吐了五日之后，竟然奇迹似的开始适应那种颠簸的感觉。

人一旦适应了环境，就会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速度融入其中。我第五天晚上就开始喝点粥，第六天清晨能吃点稀饭，渐渐地开始吃平常的食物。

到达太原的时候，我已经能吃好睡好，还有力气兴致和怜儿沁儿玩五子棋了。

太原，在隋末就是个富庶之地。李家父子在这片地头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真是个好养人的好地方。

英勇善战的好儿子凯旋归来，李渊老儿自然是高兴得屁颠屁颠的。大队的人马才近了城，就看到他在城头迎接了。

我对这种历史中的重要人物自然是非常的感兴趣，企图一睹为快。可是现实就是现实，我实在是个太微末的小人物了。

英雄豪杰，达官贵人的重要场合，我们这种小人物，只有靠边的份。

还算运气不错，好歹姐姐是杨广赏赐的，不看僧面看佛面，李渊还是招呼人把我们这一千人等安排在了他的大使府里。

入得府中，面对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姐姐始终惴惴不安，我倒泰然处之，随遇而安。

对姐姐的品性容貌我是很有自信的，只要是个男人，不可能不喜欢这样一个标致的美人的。

更何况姐姐是御赐的，李渊不可能把姐姐撂一边冷落。他就算是装个样子也得来一下。只要他来，一切就好办了。

只可惜，豪门深闺，这日子可比得上软性禁闭了。

一千一万年不变的五子棋，我拉着沁儿怜儿不肯放，定要她们陪我下棋解闷。

已经十天了，李渊一次也没来过姐姐住的小院。

这小院名唤醒花，里面种了不少海棠。海棠春睡，困意太浓，故而取作醒花。

可现实却是，里面大大小小四朵娇花都快无聊得要睡着了。

姐姐这样的娇嫩美花不依附男人是不能存活的。虽然一开始她对杨广还抱着一丝幻想，心里还有份为他守节的冲动。但真到了太原，被李渊撂了十来天，她就又开始不是滋味起来。

我也很不是滋味呀。

虽然作为新时代女性，我并没有要依附男人活下去的观念。但问题是如今这种乱世，找个可靠的强者依靠才是头等大事。

目前摆在我眼前的绝佳人选就是李渊。可这老头不开窍，看来守株待兔是不行了，得主动出击。

心动不如行动。

我一把扔下手里的棋子，跳起来就往里屋跑。

“姐姐，找你说点事！”

四

勾引计划非常简单，招数也很老套。

我的设想是，先用钱买通几个下人，然后趁李渊来花园子的时候，让姐姐在园子里候着。

接下来的招数就老套倒极点了。

姐姐会先站在个临水的亭子，假装不知道李渊会经过。虽然我觉得姐姐这么大个人站在他眼前，李渊不可能看不到，毕竟没听说他是个超级近视眼。但为了以防万一，姐姐还会唱唱歌，当然是专挑那种哀怨婉转清雅的词曲唱。

李渊虽然是马背上得天下，但他出身高贵，从小受的是正统儒学，绝对不是程知节、尉迟敬德这种莽夫。风雅还是有的。

引起李渊注意之后，姐姐就会跳池。

按照一般情况推断，李渊必然会英雄救美。然后姐姐就可以凭此一举攻下这老头了。

招数是老了点，但比较实用。

后来慈禧太后就用这招拿下了咸丰皇帝，所以我就不信姐姐不能凭这招拿下未来的武德皇帝。反正慈禧不会来向我追讨侵权责任。

这出苦肉计在现代人看来是老得掉牙，但在隋末绝对还是比较新颖的。姐姐和怜儿她们看着我的眼神那是肃然起敬。虽然她们也很不解小小年纪的我为何变得这么诡计多端起来，但古时候人比较淳朴，绝不会想到什么穿越时空。所以，她们奇怪归奇怪，倒也没怀疑过我什么。

对于我的计划，姐姐只担心万一她要是跳下去了李渊依然不为所动，不救人怎么办？难道真淹死给他看不成？

我说姐姐不用担心，我会和怜儿躲在附近，要是李渊真是块木头，那我们俩就假装路过，会来救她的。

解决了后顾之忧，姐姐立马准备起来。歌曲这种事她是不愁的，当初在杨广那儿唱歌跳舞那是必备技能。

我说过杨广的艺术欣赏水平很高，对曲词鉴赏能力很强，要求也很高。宫里能歌者甚多，为了博得皇帝的注目，谱的曲，作的词无不是极致精巧秀美，刁钻鬼异。

随便拿首出来，对付对付李渊还是绰绰有余的。

总之，万事俱备，只等李渊上钩就成。

我和怜儿一起躲在一丛迎春花后，注视着临水亭子里的姐姐。

那亭子半边临水，有个别致的名字，临波。

姐姐穿的是件鹅黄软罗绣粉色并蒂木芙蓉的对襟薄衫，里面是月白色的雪罗襦，下着同色的软罗水波裙，下摆上细细密密地绣着一圈翠粉色的连枝。粉黛薄敷，翠眉浅描，樱唇不点。乌黑的长发懒懒挽起，只插一只嵌着几片白玉的簪。削肩细腰，倚栏而立，一副淡雅清冷的临波仙子模样。

勾引是一道考验创造力和想像力的试题。

我们早已经收到消息，今天李渊在书房会见了三位公子，谈话完毕会从书房出来回自己的住所，途中就要经过这个亭子。

父子谈心，话题应该不会很沉重，所以李渊来的时候应该心情舒畅，适合摆弄风月，怜香惜玉。

花了大价钱的消息就是牢靠，没让我们等多久，李渊便出现在园子口。沁儿抄小路过来通知了我。

我立刻挥舞几下手帕，收到消息的姐姐开始唱起曲来。

“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作合欢扇，团圆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意夺炎热；
弃捐篋奁中，恩情中道绝。”

姐姐唱的是团扇歌，汉班婕妤所作。整首词哀怨而真切，凄苦却不失自尊，十分能博人同情，特别是通晓风雅的男人。

姐姐婉转清唱，声音细而隐约，淡淡哀怨，丝丝柔情，恰是真情流露，越发的动人起来。

李渊不是程知节那种白丁粗人，虽然半生戎马，出入杀场。但他出身良好，受过高等教育，绝对是通晓风雅之人。

当他驻足凝目，停下来细听唱词的时候，我就知道姐姐有戏了。

姐姐轻唱几句便停下来挽袖拭泪，怎一副哀怨多情痴女样，好不叫人怜爱。

李渊是个男人不是块木头，他驻足片刻便调转身缓缓的迈步朝亭子走去。看他一副轻手轻脚的模样，似是怕惊着了姐姐。

姐姐已经进入状况，歌声已经开始哽咽，拭泪的次数也多了起来，后四句唱的是断断续续，欲言又止。

唱罢，她轻抬罗裙，起身登上栏杆。消瘦纤弱的身体立在栏上摇摇欲坠，仿佛风一吹，她就会顺势掉入池中。

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上，手不由自主地紧紧握起拳头，人也慢慢站起。

就差临门一脚了，李家大叔你可别辜负我一番心思啊。

总算李渊不是块木头，见美人一副登栏欲跳的模样，立刻激起心中万千救美怜爱之情，大步飞身赶了过去，一把将姐姐从栏上抱下。

“耶！”我忍不住跳起身来，拳头紧握作个胜利姿势。

太好了，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接下来就看姐姐的手段了，我看好你哦，姐姐！

“喂，你在干吗呢？”

正在我得意忘形之际，一只手重重地从背后打中我的后脑。

哪个不张眼的敢动姑奶奶我的脑袋瓜子。

正在激动中被人偷袭，我恼怒之极，转过头破口大骂。

一回头却看到一张少年的面容。

这少年穿着一身玄色绣五色团蝠大袍，头上带着个嵌玉金冠，两条玄色的带子颈处打结垂下。一双漆黑的大眼睛很是好奇地瞪着我。

好，好老气的打扮。

“你谁啊？”我也好奇地瞪着他。

“四小姐！”怜儿蹲在地上直拉我的裙角。

我不解地低头看她。

“这是唐国公的四公子。”怜儿一脸倒灶胆怯的模样，小声地向我介绍道。

唐国公？李渊。四公子？李元霸？不对，他早死了。哦，是李元吉。

他才这么小啊，看他这矮矮的模样，估计才十一二岁。也对，李世民现在也才十六，半大屁孩一个。

我恍然大悟，心想这倒霉孩子的品味可真够差的，年纪小小穿这么老气的颜色，可以叫他的形象顾问滚蛋了。

“喂，我问你呢？你们两个躲在这儿干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不轨图谋？”李元吉明明一脸的稚气却装着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质问我。

对付小孩子我最拿手，照以往一般情况下都是瞪个眼威吓一下，吓跑了了事。可现在面对的是李元吉啊，未来的齐王殿下，不能得罪了。

嗯，不能吓那只能哄了。

“没干什么呀，我和她正玩游戏呢。”我说。

“胡说，我明明看到你们躲在这儿偷看父亲大人。”

嘿，这小子还不好糊弄，得转变策略。于是我眼珠一转，急忙脸上挂笑。

“四公子果然警惕机敏，我们一点点小动作都瞒不过您的眼睛。”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先弄顶高帽子压死你。

果然，这小子立刻面露得意之色。

小屁孩，和我斗，姑奶奶我好歹比你多活十几年呢。

不过这小子到底是李家人，没得意一会就回过神来。

“我没问你这个，说，你们搞什么阴谋诡计？”他眼一瞪，又回到老问题。

知道躲不过了，我脸上笑容一收，嘴一扁，双手一掩眼睛，假装抽泣起来。

李元吉没料到我突然来这手，立刻被我弄懵了，手忙脚乱起来。

“喂，你哭什么？我又没打你。”

“人家伤心嘛。刚才你没看到？我姐姐她要跳池自尽。55555555……”

“那是你姐姐？她不是已经被父亲大人救下来了嘛。”

“可是万一没救下来，我姐姐不就没命了。555555……”

“已经救下来了，你不用担心了。别哭了，你哭起来很难听。”这小子一边说一边扯我的辫子。

死小孩，竟敢说我哭的难听，还拉我的头发。

“人家害怕嘛。姐姐刚刚生死一线，你又突然凶巴巴地来质问我。”我哭得越发大声起来。说我哭得难听，偏给你哭个更难听的来。

“我没凶你呀。我平时说话就这样的。你快别哭了，越来越难听了。”李元吉被我哭得不知所措，早已经忘了要质问的事情，只顾着抓着我的肩直摇我，想让我不要哭了。

还敢摇你姑奶奶，看我不整死你。我计上心头，索性一下扑进他怀里，嚎叫得更大声起来。

一开始是假哭，可不知怎么的，也许是自从穿越了以后堆积着的压力一直得不到释放，一下子得到这么一个相对安全真诚的小孩子的怀抱，我竟悲从心来，一下子真的哭了。

感情一旦决堤，眼泪就成了泛滥的洪水，我哭的那叫一个稀里哗啦，眼泪鼻涕抹了他一身。

李元吉一开始被我弄得够晕，但小孩子就是比大人真诚，见我哭得伤心，他把我抱得紧紧的。只是那嘴依然很欠，数落我哭的样子难看，声音难听。

我这叫真情流露，他是不懂欣赏。

五

李渊抱着姐姐风花雪月去了，那醒花小院现在是闲人免入。我是聪明人，自然不可能去当电灯泡。

李元吉还算仗义，领着哭的眼肿鼻红的我回到他住的地方，给我盆水洗脸。

我拿着手巾一边擦脸一边四下打量他的住所。

有首歌唱的好啊。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李元吉的老妈，李渊的原配老婆窦氏死得早，连带着这可怜的小儿子日子也不大爽快。

倒不是说没了妈李渊亏待了儿子，元吉的屋子大而宽敞，摆设用具也都齐全，伺候的奴仆婢女也有七八个，吃的穿的用的不短他。

可问题是没妈的孩子就是没妈的孩子。物质条件再优越，这元吉还是一看就缺点什么的样子。

没人管教没人照顾，小元吉活得更放肆而又乱七八糟。

虽然相比之下，同样丧母的建成、世民就比他优秀得多。可想想也不能怪这小孩子，他才多大呀。

十一还是十二？论现在也不过是个小学生而已。

“喂，你看什么呢？肚子饿不饿，要吃东西吗？”李元吉大咧咧地坐在正堂上方的位置上，摆着副小大人模样对我叫。

喂喂喂的真不懂礼貌。我皱着眉头把手巾给婢女。

“我有名字的，不叫喂。”我没好气地从怜儿手里接过茶碗，揭开盖吹了吹。

“哦，那你叫什么名字？”他看着我，凑过脸很好奇的样子。

“姓张名晋，小名四儿。”

“四儿？你排行第四吗？我也是。”

我当然知道他排行第四，前面有个早死的三哥。

“那我叫你小四好了。我也有小名，叫三胡。”

“噗！”一听他的小名，我把嘴里的半口茶尽数喷了出去。

三胡？这名字有品位哦。

“排行第四叫三胡，那你哥哥是不是该叫二胡啊。”我哈哈大笑起来。

“这名字是母亲大人给我起的，难道不好吗？你笑什么！”小孩子立刻被惹毛了，瞪着眼崩着脸。

“好好好听，我这不是替你乐嘛。”我急忙用手掩掩嘴，把笑压了下去。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你要不要吃东西？我这儿很多好吃好玩的。”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一会儿工夫他就又说到吃的玩的上了。不过既然小孩子要现宝，识像点我就该好好捧捧场才是。

“好啊好啊，有什么好的你拿出来。”

所谓好吃的也不过是些水果面点，好玩的就是刀枪弓箭。对我这种见识过人的现代人来讲，两个字，土啊！

当然，我也明白，毕竟相差千年，拿现在的标准去衡量过去是不公正的。而且能吃上应时的水果，精致的点心，又能有自己的院子厅堂尽兴地耍枪弄棒，就算是现在也是不错的富裕生活了。更何况千年之前。

于是土归土，我也是很给面子地陪李元吉耍了半天。

好在我本职是防暴警察，也算练过的。虽然现在身体条件比较差，但耍弄耍弄还能来几下，总算没在那小孩子面前丢份。

玩得腰酸背痛，四肢发涩，我让怜儿背着披星戴月地回了醒花小院。

屋子里姐姐正懒洋洋地靠在矮榻上，半湿的头发披着，沁儿小心仔细梳理着。姐姐身上只着件襦子，微敞的领。空气中薄薄的水气，刚洗过澡。

一看这阵仗，我就知道好事成了，心略宽了宽。

“哪里去野了，玩这么晚才回来。幸好给你留了饭。”见我回来，姐姐招招手对我说。

怜儿背我过去放下，我一下摊坐在边上。

“已经吃得够饱了，不吃了，好累。”垮着肩，我说得有气无力。”

姐姐慵懒地浅笑，带点宠溺，抬起眼看看立在边上的怜儿。

“四小姐被李元吉少爷找去玩了，在那儿吃了。”怜儿立刻回话。